

从影视作品看教育者对教育信仰的坚守与追求

■文/石瑞芳 张一舟

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(Jaspers)认为,教育需要信仰,没有信仰的教育就不能被称为教育,只能被视为教学技术。教育者的信仰之心,比任何职业的进取心都更为重要,因为教育者的信仰是对职业的坚守,也是对责任的诠释,更是对学生的负责。在教育实践中,教育者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信仰且如何坚守,或许可以从教育题材的影片中略窥一二。

传播知识——教育的价值坚守

当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普遍共识时,教育活动的知识传播功能也被寄予了更多希望,尤其教育者在愚昧落后的环境中,坚持让学生学习知识、接受教育更为难能可贵。拍摄于2000年前后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和《美丽的大脚》,可谓是国产教师题材的经典之作,即使距推出至今已有约20年的时间跨度,依然在观众心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当魏敏芝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城寻找学生时,当张美丽历经磨难选择发展农村教育时,当夏雨放弃优渥生活选择成为乡村教师时,她们的身上皆闪烁着“师之大者”的耀眼光芒。教育者执着于让学生尤其是落后贫穷地区的学生接受教育,是因为教育者深知贫瘠的土地上想要开出鲜艳的花朵,就必须消除人们骨子里的愚昧和无知。从微观层面来看,孩子之所以能成为家庭或小村庄的希望,关键在于孩子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性,而这些可能性基本无法来自家庭与环境的支持,只能靠积累知识、考试升学来实现。从上述影片来看,这些教育者基本没有将学生培养成素质高尚、多才多艺的意识,他们具有的是最朴素的愿望,即学生能成为知识的受益者,能通过学习改变人生轨迹、打破贫穷宿命。正如被评为“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”的张桂梅先生,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开办女高教育,哪怕面对外界的质疑与嘲讽也不改初衷。因为张先生知道,这些山区的女孩如果不接受教育、学习知识,她们基本只能早早结婚生子,困在大山里过完一生。教育是摆脱贫穷、改变命运的直接途径,所以无论是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,还是坚定不移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,以知识和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必然选择。

人文关怀——教育的不懈追求

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

动,这里的目的可以是传授文化知识,也可以是教习专业技能,但最重要的是为学生成长发展奠基,帮助学生找到人生的方向。换言之,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,以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方式成就精彩人生。所以教育者要在教书的同时,真正做好育人工作,将人文关怀作为教育实践的不懈追求。源于肯·卡特(Ken Carter)真实故事的电影《卡特教练》,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教育者不同寻常的胸襟与格局,也彰显了一个教育者的智慧与坚守。这部影片没有赋予主角——卡特教练特殊光环,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将卡特教练塑造得有血有肉、真实饱满。卡特作为一名篮球教练,以一丝不苟的训练和智慧幽默的教导带领一群高中生屡屡获奖,但却因为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不合格而采取关闭球馆、暂停训练、取消比赛等一系列强制措施,哪怕面对学生反对和校方施压,仍以辞职表明态度、重申立场。因为卡特知道,这群满嘴脏话、自由散漫、不思进取的高中生,一生中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可能会永远定格在高中时代的球赛获胜,毕业后没有方向、没有未来,很快会在“问题少年”的道路上继续沉沦。所以卡特教练不断强调篮球只是一项运动特长,学才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。卡特关注的是一群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孩子们的未来,是以一己之力影响甚至改变孩子们人生的孤独坚守。所以,教育者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当为教育实践注入人文关怀,真正成为能救人于泥潭之中的绳索、融入于黑暗之中的火光。

尊重个体——教育的基本遵循

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,作为教育者,传授知识、教授学业固然重要,为学生答疑解惑同样必不可少。在现代社会中,教育者为学生答疑解惑并非局限于为学生排忧解难,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纾解思想困惑、消解心理疑虑、解答生活难题。这就要求教育者不能单纯地将学生视为被教育的对象,而是要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,扮演好学生教育的引导者和服务者角色。进一步来看,立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教育,要将学生视为独立个体,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,遵循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规律,不可用“好”与“坏”、“优”与“劣”等定性词汇来评价学生,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,注重以合适的语言措辞鼓励

学生认识自我、突破自我,以合理的方式手段鞭策学生挑战自我、成就自我。《银河补习班》对学校教育问题的探讨没有触及实质,只是依靠放大个别现象和极端事例来强化反差、推动剧情。但不得不承认,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教育者过于急进,很难耐心等等学习资质相对较差的学生,更难停下来去寻找这类孩子的独特之处。优秀的教师不会轻易给孩子贴上标签,随意定义孩子的人生,优秀的教育是耐心浇灌、静待花开,给予孩子前进的信心与动力。

致敬生命——教育的精神力量

如果说教会学生读书认字、掌握知识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,那么能让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成长,无疑是一件更具成就感的事情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,人们总会面对“什么是好的教育”的现实追问,而“好”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,因为“好”存在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的显著差异。好的教育资源、好的教育环境、好的配套设施都是构成“好的教育”的积极要素,但“好的教育”绝不是完全以物质为衡量,真正“好的教育”应当是能为学生点亮生命之光的教育,能给予学生成长力量的教育。而教育者对教育信仰的坚守与追求,就是给学生以光和力量的过程。电影《破门》中的乡村教师喜哥,放弃了到优质学校执教“热门”学科的机会,选择到偏远贫穷的小学教授体育课。喜哥的到来,让没有标准球场、没有好的足球甚至没有比赛队服的孩子组建了足球队,思维敏捷的上校、坚强果敢的小铜块、刚毅坚定的坦克等人物,角色丰富、性格鲜明,真实的如同我们学生时代身边的同学,这群孩子在足球场上解放天性、释放力量,也在足球场上挑战自我、实现蜕变,而在地震灾难中接受生命的洗礼,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自我救赎与成长。《破门》是突破球门的喜悦,也是走出家门、实现梦想的喜悦,更是重建生活的努力。教育实践中,总有一些类似足球教育这种“没那么重要”的事情,需要有人能静下心来引导学生去做。也正是这些“没那么重要”的事情,和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教育者,带领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悟生命的真谛,集聚向上向善的力量,使学生在以后的日子里足以笑对生活。

(石瑞芳系四川传媒学院校长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,张一舟系四川传媒学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助理研究员)

基于教育类电影的高校教育反思

■文/张一舟 石瑞芳

教育作为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之一,小到个人成长、家庭命运,大到社会发展、国计民生,教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、无可取代。高校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一环,要为学生们的专业学习提供帮助,更要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基引航。而在探索教育本质和教育追求的漫漫路途中,实现教育和育人的完整统一,是高校和教师需要为之深入思考且不懈努力的。

教育目标与人生格局的延续

“教育的意义是什么”,这似乎是每个时代必然会面临的社会发问。尤其当人生奋斗目标与学校教育高度联结的背景下,重视孩子教育的目的、高校教育的价值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。部分家长拼尽资源和人脉,多数孩子耗尽时间和精力,只为能在优良的教育环境下实现“上重点、读名校”的目标,而驱动这一目标的则是体面的工作、可观的收入、优渥的生活。我们不能过分批评家长的这种期望过于物质和现实,也无法苛责学生的这种追求太过短视和肤浅,因为人的需求定位总会受到各种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。一方面,马斯洛(Maslow)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,人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,才有意愿、有动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,这与管子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不谋而合。另一方面,学生的目标设定和理想选择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在学校与教师的引导下更趋理性、更具格局。写实纪录电影《大学》,以三年时间跟拍四位清华大学相关人物,向观众揭示了教育的追求和人生的意义。影片中,经历高考拼搏进入心仪学府,而后继续砥砺前行的新生领袖,抉择挣扎之后挥别象牙塔,立志造福基层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,抵住孤独坚守天文事业,大胆提出“仰望星空”设想的海归学者蔡静,以及迎来荣休仪式依然躬耕讲台,谦逊高洁的院士钱易,他们的眼中有着学业、事业,心中有国家、责任。一所优秀的大学,应当是能够包容百态人生的学校,也应当是能给与师生引导和力量的学校。

个体价值与教育引导的融合
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无论在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在教育实践中,学生的教育客体身份都被过度放大,学生基本以教育对象的角色参与教育教学活动。这就使得学生的主体性、主动性得不到充

分释放,解放天性、个性发展等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,甚至出现个体价值不受尊重的极端情况。在新的发展时期,学生成长环境、学校教育环境与社会发展环境皆发生明显改变,这都对高校教育提出更高要求。学生作为独立个体,需要在与教师的互动中,感受到尊重、包容和重视。改编自知名小说的电影《嗚嗚老师》,描绘了一段对抗歧视与偏见的暖心师生情。影片中的女主角秦娜由于患有图雷特综合征而失控地发出怪声,在职场中屡屡碰壁,无法获得心仪的工作,终于获得母校聘书而接管最差、最混乱、最没有希望的班级。在秦娜的不懈努力和精神引领之下,这群被判定为没有未来的孩子却认清自我、积极进取,成功实现了学习和人生的逆袭。尽管影片在剧情设计方面并没有实现突破性创新,思想传递与情感表达也略显刻板,但影片中的经典台词却发人深省。“一个学生如果学到了错误的知识便不可能得分,老师如果教错了却不会失分”,做老师和做学生哪个更难尚无定论,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实际上,知识层面的正与误只会影响学生的得分,而价值层面的对与错会影响学生的人生。人性本善、生而纯良,没有哪个学生应该被早早贴上“坏”的标签,也没有哪个学生注定没有人生要被世界抛弃。学生作为独立个体,需要在尊重中前进,也需要在被爱中成长。

追求卓越与接受平凡的博弈

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,高校教育的手段日益丰富、方法日趋多样,逐步形成了一套稳定成熟的教育教学体系,“教什么”“怎么教”似乎不再是能使高校与教师产生困惑的问题。在惯常教育模式下,大多数学生能按照高校的既定方案完成学业,也能跟随教师的步伐逐步向前,即使某些时候高校与教师的教育思维略显固化,总体也不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专业成长形成明显的实质性影响。在电影《少年班》中,少年班出身的老师周知庸经历了少年成名、保送名校、国外深造之后,并没有如愿成为声名显赫的专家人才,反而走上了材料造假、冒名招收少年班学生的道路。周知庸是固执的,他对荣誉声名的偏执完全转移到了少年班上,他不愿接受现实,也不愿改变思想,只是试图在一厢情愿中依靠少年班完成自己的愿望。周知庸是可怜的,他终究没能像自己的名字那样

认识平庸、接受平庸。电影中的另一个角色吴未,在校长母亲的虚荣心的驱使下,资质平平却却被包装成天才少年。他不仅要对抗来自环境与母亲的压力,而且还要面对心中的焦虑、自卑和矛盾,在隐忍与怯懦中失去自我也是必然。毫无疑问,高校与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高校与教师可以追求卓越教育,也有责任使学生成为更优秀的人,但与依靠拔苗助长去追求卓越相比较,高校与教师接受学生的平凡,让学生接受自己的平凡更为可贵。

不近人情与播撒温情的统一

高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,既承担着传播知识、传授技能的时代责任,又肩负着价值引领、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,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怎样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,如何使学生成为有责任、有担当的优秀青年。在教育实践中,教师教书抑或育人,都需要在温和引导的同时适度增加强势力量,以引导学生懂规矩、守底线,对知识文化保持敬重之心,对同学师长保持和善之心,对社会发展保持责任之心。这就要求高校与教师在教育实践中,既要树立教育威信,保证学校教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,又要注入温情,为学生留下温暖与感动。电影《老师·好》中,主角苗宛秋便在“不近人情”和“播撒温情”的统一中,对学生实现了最深刻的教育。桀骜不驯的洛小己、张扬虚荣的关婷婷、聪慧调皮的王海,问题百出、个性张扬的学生形象刻画了学生群体的另类样貌,也呈现了教师几乎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。对此,教师苗宛秋一脸严肃、横眉冷目,在开学伊始就给了学生“下马威”,后续教育管理也以严苛刻板形象予以学生必要震慑,“苗霸天”的绰号由此得来。苗老师的铁腕治理手段是否存在不适宜之处还有待商榷,但对整顿学风纪律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。与此同时,苗老师深厚的知识储备、精湛的教学技艺获得学生的认可与尊重,为患病学生筹钱、为学生免费补习等行为更令学生动容和爱戴。因此在高校教育实践中,对学生严格管理和深切关爱并不矛盾,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协调统一非常必要。换言之,对学生严格深沉的爱才是支撑学生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。

(张一舟系四川传媒学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助理研究员,石瑞芳系四川传媒学院校长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)

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语言对人物性格的集中表达

■文/金思岑

也隐藏在出色的化妆造型设计之下。在剧中,鸬鹚哨的妆容以暗黄色为主,并辅以青灰色调,这与演员原本白皙的肤色形成明显反差,成功刻画了一个清冷、孤独、悲情的角色。暗黄色的妆容沉淀出了岁月历练的从容,也使角色多了几分不易被观众琢磨的神秘感。同时,这种略带沧桑的妆容底色在释放角色骨子里的坚韧与沉稳的同时,暗含了角色无可奈何的怅然之感。而角色妆容肤色中的青灰色调,则着重强调了角色不流于世俗、清冷孤独的性格特质,剧情中的鸬鹚哨不喜金银、不爱名利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。因此,影视作品中合理利用化妆造型的色彩语言,能从整体上体现人物的角色形象,也能从细节处强化人物的角色性格。不过如何掌握色彩搭配规律、怎样表现色彩应用秩序,是影视作品化妆造型设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化妆造型中的点的设计

点是设计语言中最基本的要素,但其实际应用反而不会受到过多限制,因为点的形状各式各样、大小不尽相同,所以点在排列组合中能表现出鲜明的秩序感和韵律

感。就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的点而言,演员的眼、鼻、眉、唇,以及相关装饰物都是构成整体造型的点,影视作品通过对单个点的强化,或对所有点的整合,使造型效果达到设计预期。在点的运用方面,影视作品中往往采用夸张手法形成视觉聚焦。比如安妮·海瑟薇(Anne Hathaway)在《女巫》中的造型,夸张的眼睛、突兀的裂口,每一个点都足以让人感到可怖,整体设计充分体现了女巫的邪恶与残酷,突出了女巫骨子里的掌控欲和摧毁欲。刘嘉玲在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中的武则天造型,可以说与以往十来个或容颜出众、妩媚娇艳,或贤淑端庄、气质出众,或英气逼人、霸气威严的形象都不同,纤细狭长的眉毛直插云鬓,在气质上与瘦削的脸型相呼应,虽然这样的眉毛在视觉层面略显突兀,但在表现人物坚毅果敢、精明决绝的性格特质方面作用突出。当然,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点的应用,并不一定需要刻意突出或调整某一个点,采用最简单、最随意的处理方式也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比如部分影片中的经典美人形象,在精致的五官、透亮的皮肤的“标配”下,一颗鼻尖痣更能突出鼻子的立体感,一颗唇边痣无疑会使整张脸平添

几分妩媚,一颗泪痣也凸显出了楚楚动人的柔美之感。所以化妆造型并不是一定要遮盖或改变什么,有时候最自然的状态也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意外美感,这种美虽不是摄人心魄,却足以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。

化妆造型中的块面设计

块面作为化妆造型中的局部形体,承担着划分造型主次、突出造型重点的作用,能有效激发观众的审美情趣。一般来讲,化妆造型中的主体块面即为造型美点,是造型设计中的重点内容。当然,其他块面在造型设计中也并非可有可无。因为一个完整协调的造型设计,不仅要层次分明、重点突出,而且要通过自然、稳定连贯,所以普通块面在造型设计中具有衬托和协调作用,能有效弱化造型对象的突兀感和失控感。以经典动画《睡美人》为灵感的电影《沉睡魔咒》,并没有延续童话中的公主故事,而是刻画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巫形象。头顶犄角、眼洒绿光,身着斗篷、手拿魔杖,主角玛琳菲森性格中的严肃、冷漠由此强化了其性格中的仇恨与黑暗。不过,

如果不是过分瘦削高耸的颧骨,玛琳菲森这一角色只是一个造型略显奇怪的绝世美人,肤白胜雪、烈焰红唇,摄人心魄的美艳背后或许多了几分“高冷”和“不食人间烟火”,但也无法让人将其与邪恶直接挂钩,所以其性格里并非完全充斥着暴虐与残忍,极为细微的俏皮与可爱,是人物性格中不易被察觉的柔软,也是使人物形象丰富、立体的有效支撑。《沉睡魔咒》化妆造型的成功得益于极为形象、独特的造型设计,也离不开块面分割对多重性格的表达创新。

化妆造型中的形体设计

形体是化妆造型设计中最为核心的艺术形式,是通过调整人物原本形态的体积大小、结构比例、质地色彩等要素,使人物呈现出近乎完美或极为贴合角色形象的状态。换言之,影视作品化妆造型的形体设计,是通过调整人物原本形态的体积大小、结构比例、质地色彩等要素,使人物呈现出近乎完美或极为贴合角色形象的状态。换言之,影视作品化妆造型的形体设计,是通过调整人物原本形态的体积大小、结构比例、质地色彩等要素,使人物呈现出近乎完美或极为贴合角色形象的状态。换言之,影视作品化妆造型的形体设计,是通过调整人物原本形态的体积大小、结构比例、质地色彩等要素,使人物呈现出近乎完美或极为贴合角色形象的状态。

《声屏世界》征稿启事

《声屏世界》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,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,荣获“全国中文核心期刊(1992年)”称号。《声屏世界》1988年创刊,全国公开发行。

国内统一刊号:CN36-1149/G2
国际标准刊号:ISSN1006-3366
投稿邮箱:jxspsj@163.com jxspsj@126.com
电话:0791-85861504 0791-88316904

